

守护梦想的“星光”

■第72集团军某旅一级上士 沈 礼

我和我的勋章

深秋时节，戈壁深处的驻训地，沙尘暴像一位“老朋友”，一次次如约而至。狂风裹挟着黄沙，如同一头愤怒的野兽，在天地间咆哮。

肆虐的风沙和有限的供电，给驻训生活带来不便。苦涩的盐碱水，让新兵们对戈壁准有了更“直观”的感受。我知道，这样的环境，对第一次参加驻训的新兵来说，无疑是很大的挑战。

晚上，我带着几名新兵在帐篷附近巡逻。戈壁的深夜虽然寒冷，星空却分外清澈。

“你们看，那就是北极星。无论身处何方，只要找到它，就能找到方向。”我指着星空中那颗璀璨的星对新兵们说，条件再艰苦，只要心中有光，就能照亮前路。

看着新兵们眼眸中闪烁的憧憬，听着他们一声声喊我“班长”，我不由想起常服胸前“荣誉墙”上的“星光”——镶着两颗“星星”的“班长管理职务略章”。从军15年，担任班长10年，这份“星光”，伴着我追逐光、守护光的历程。

一

小时候的夏夜，我最喜欢的事，就是陪着外公一起在院子里乘凉，靠在他的怀里听故事。外公是一名老八路，最爱讲他当兵时的故事。说起那些在炮火硝烟中英勇牺牲的战友，外公总会指着夜空中的繁星对我说：“他们都变成了星星，在天上看着我们呢。”

我16岁那年，外公也化作了天上的星星。我立下志向，要追随他的脚步，当一名好兵。两年后，高中毕业的我，入伍来到陆军某集团军，以全优成绩结束新训后，被分到某炮兵团，成为一名计算兵。

计算兵的“用武之地”，不是射击、投

弹，而是利用射表、指挥尺等工具快速准确计算射击诸元，为火炮指明“方向”。或许因为父母都是数学老师，耳濡目染间我对数字比较敏感，接连两次取得全连新兵专业测试第二名。战友们的刮目相看，让我不免有些得意洋洋。

然而，我期待中的表扬没有“如期而至”，等来的却是班长的批评。“最基础的知识点为什么会错？”班长带着试卷找到我，上面几行红色字迹醒目地标注着我因粗心出现的错误。“你肯吃苦，脑子灵，但获得第二名不能自我感觉良好。计算兵是火炮的‘大脑’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你想想，战场上你粗心大意有改错的机会吗？”班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。

我明白了班长的一片苦心，静下心来切实提高专业能力。深夜的学习室，各类教材、各式性能参数表以及一台炮兵计算器，就是我最好的“伙伴”。学习中遇到难题，班长就是我的“老师”。

2011年夏天，上级组织单兵比武考核，我作为唯一一名义务兵，以第一名的成绩和许多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一同登上光荣榜。几个月后，我所在部队机动至某地组织炮兵分队全要素实弹综合演练。我根据侦察兵报告的目标坐标迅速完成计算任务，但与另一个计算班上报的数据不一致。几十秒后复核完成，原来是那个班的计算兵错误录入气温数据，导致表尺出现小数点级的偏差。及时纠正后，指挥员在预定时间下达口令，炮弹拖着尾焰呼啸而出，直奔目标阵地。

当年底，我被评为“优秀义务兵”，登上了领奖台。班长为我戴上大红花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神中透着欣喜与期许。

二

入伍第5年，我被任命为班长。那时，我所在单位新建不到一年，我也从计算兵转为侦察兵。计算兵与数据打交道，侦察兵则是翻山越岭采集数据。连长这样形容：“如果说计算兵是炮兵的

‘大脑’，侦察兵就是炮兵的‘眼睛’。”

然而，岗位的变化，不只是“大脑到眼睛的距离”。班内成员来自不同单位和岗位，合编之后要加强合力，包括我在内的不少老兵更是心怀转岗的本领恐慌。

怎么办？我在上铺的床板上写下“攻坚”两个字，早晨起床一睁眼就能看到。我像新兵时那样，给自己定目标、做计划，对照训练大纲逐条逐项找短板、啃教材、研装备。每当了解到大家学有所获，就向学习进度慢的战友传授经验。遇到需要集思广益解决的难题，就组织全班召开“诸葛亮会”，对肯动脑、有想法的同志点名表扬……你追我赶中，半年后我所在班全员通过业务考核。

一班之长，当好兵更要带好兵。我学着老班长的“样子”，关注着每一名班内成员的成长。

上等兵薛敏开朗活泼，工作积极，却因为军考失利一蹶不振。“只要你自己不放弃，没有人会放弃你。”我告诉薛敏，一次落榜不等于人生落败，“明年还有机会，整个班的战友都是你的后盾。”

薛敏再次备考期间，我调整了夜哨人选，把“薛敏”的名字划去，改成我的名字。看着学习室里薛敏伏案的身影，我希望自己能像老班长们那样，为战友守护梦想的“星光”。

没想到，几天后，夜哨名单上换岗的我也被划去名字，一一换成班里其他战士。如愿拿到录取通知书后，薛敏在班务会上向大家表示感谢。环绕着他的，是一张张真诚的笑脸。

三

7年前，因为单位编制体制调整，我加入新建班的某分队成为一名干扰员，被任命为一班班长。

面对全新环境，如何尽快带出一个响当当的班？我以为，带兵之道千条，



最根本的一条就是“带着干”。

那一年，我受命带领战斗班机组参加战区陆军组织的专业比武，要在复杂“敌情”背景下连贯完成阵地伪装、掩体构筑、天线架设、目标捕获等多课目考核。我对班组成员说：“一切行动听我指挥，完成考核需要大家共同努力。如果失败了，我承担全部责任。”

信号判别是新兵穆俊伽的短板，第一次参加比武的他有些紧张。“只要你肯学，我一定用心教。”备考期间，我带着穆俊伽进行强化训练，守在屏幕前一坐就是几小时，对此起彼伏的信号仔细进行搜索筛查。比武中，穆俊伽冷静应对，在火炮间隙准确听出信号细节。那一次，我们取得共同课目和专业课目双第一的好成绩。

那年夏天，我们班获得参加角逐“尖刀班”的机会。考虑到比武采取建制考核形式，我主动与班里专业素质较弱的战士张群顺结对，为他量身定制训练计划，陪着他逐个课目“攻关”。在全班战友共同努力下，我们取得尖刀班组第一名，张群顺脸上的笑容最灿烂。

回到营区，我和张群顺一起站夜哨。仰望满天繁星，我问他参加比武有何感受。他想了想说：“班长，我觉得每个努力的人都有一颗会发光的星星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总有‘拨开云雾见明星’的一天。”

2022年，我和自己带过的战士莫曾富同时荣立三等功，一同站上领奖台。作为连队最年轻的班长，他胸前的“荣誉墙”上，也添了一枚闪耀“星光”的“班长管理职务略章”。我相信，这份“星光”也会伴随着他，帮助更多的战士发出自己的“光”。

（段雅琪、赵肖剑、本报特约通讯员彭帝烁整理）

图①：沈礼的勋表。
图②：沈礼示范装备架设。
图③：沈礼（左一）和战友在班战术作业中。
供图：胡 贺、赵东辉
制图：扈 硕

装。几个月后，我申请加入学校“红色薪火”强军故事宣讲团，希望把高原官兵戍边边防的感人故事分享给更多人。

今年暑假，我去看望父亲，和他一同前往康西瓦烈士陵园祭扫。海拔4280米，那里是离天空最近的烈士陵园，空旷寂寥中更显肃穆与庄严。高大的纪念碑上，“保卫祖国边防的烈士永垂不朽”13个大字格外醒目。

父亲告诉我，长眠在这里的烈士，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20岁。我的眼眶忍不住湿润起来，他们也曾是特别双亲、远离故土的孩子，为了祖国安宁，将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雪域高原。

陵园深处，看到陈红军、陈祥榕、肖思远、王焯冉4位烈士的墓碑，父亲几度哽咽。“红军，我来看看你了。”父亲点燃了3支香烟，放在陈红军烈士的墓碑前。陈红军生前是父亲的战友，结下深厚情谊。

“爸爸，你在高原戍边这么多年，有没有怕过？”不知为什么，我突然问了父亲这样一个问题。

“你爷爷那个年代，条件那么艰苦，他和战友们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戍守边防，可爷爷从没见过有人退缩、害怕。现在，我们的保障条件已经好多了。”父亲话锋一转，“如果说怕，那就是怕祖国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完不成，怕不能把战友平平安安地带回来，怕再也见不到你和你妈妈。”

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可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远处群山连绵，那里端上的一个点位、一个哨所，仿佛在我召唤，待我学有所成回到边疆，与父亲并肩战斗，共守边防。

（发言有删节）

军媒视窗

人民陆军

11月12日

周末一大早，笔者来到第81集团军某旅火力连政治指导员李猛的房间，看到李指导员正忙着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

刚坐下来聊了没两句，房门被推开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调入机关任职不久的连队上一任政治指导员张富渊。

“老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刘双之前跟我汇报过，他答应了父母，培训结束后准备休假回家结婚。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跟你提过？”

“信息延迟了不是，我已经给他办好了。”随即，李指导员把刘双叫进办公室。

原来，不久前，中士刘双结束中级培训回到连队，发现政治指导员张富渊已经调至机关任职。

“本来培训结束后直接休假就有点不好意思，现在了解情况的连队主官更换了，知晓情况的老连长也不在，这还咋张口？”那几天，连队组织训练，刘双因为心里一直惦记着休假的事，训练有点心不在焉。训练结束讲评时，李指导员当众对他提出批评。后来他才知道，批评归批评，李指导员早已为他安排好休假事宜。

“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你看，老指导员还特意到连队‘替’你申请。休假是正当权益，你该休假就休假。离开连队前，记得把工作交接好。”说完，李指导员将一张休假审批单递到刘双手里。

拿着这张休假审批单，刘双兴高采烈地离开。

“多亏老张留下这本‘兵情记录本’，给我立起了好样子。”原来，两任政治指导员进行工作交接时，张富渊给李猛留下自己记录多年的“兵情记录本”，叮嘱他时不时可以看看，好工作更有“针对性”。

翻开“兵情记录本”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：“王曼文，想考军校，需要购买复习资料，还应该想办法找人给他辅导一下”“小孙的亲人刚刚去世，日常接触中，要注意提醒骨干规避这一话题”……笔者注意到，本子上或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“轻重缓急”进行了排序，或对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重点标注。

“初到连队，主动为官兵办成一件暖心事，比谈几次心都管用。”那年，张富渊到连队任职不久，一名战士家中刚刚遭遇变故，他却没有掌握这一情况，言语间险些造成伤害。那段经历让张富渊感触颇深。

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有时候想当然认为所有事情自己都已经记

一部『兵情本』，延续爱兵情

■姜正旺 张焯焯

在脑子里，但时间久了难免会变得模糊。”谈起“兵情记录本”的由来，张富渊说，“将本子交给下一任指导员，不为别的，只是对这个连队和兵有感情，希望这个连队越来越好。”

聊了几句后，张富渊准备起身去忙其他工作。临走时，他又想起另一件事：“对了，李明方之前出去学习的差旅费一直还没报销，咱们要记得……”

“看到了，已经给他报销了。”李指导员笑着对张富渊说。

一部“兵情本”，延续爱兵情。如今，“兵情记录本”上未完成的事项大多已处理完毕，新的情况也在不断写进本中。笔者深深感到，这个“其貌不扬”的“兵情记录本”，成为连队干部用心关爱官兵、竭力办好实事的见证。

知兵爱兵是场“接力赛”

看过田径比赛的人都知道，在接力赛跑中，若想取得佳绩，需要前后两个人都加足奔跑起来，在“跑动”中完成交接棒。因为这种交接方式，能够减少对整体速度的影响，使交接更加平稳。

同理，知兵爱兵工作也是如此。如果将其比作一场“接力赛”，那么连长、政治指导员、排长、班长都是其中一员。要想做好这项工作，离不开各

级以爱兵的态度和责任意识，跑好、交接好自己的“那一棒”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知兵爱兵只有进行时，没有完成时。第81集团军某旅火力连两任政治指导员以交接“兵情记录本”的方式，做好兵情交接工作，让知兵爱兵工作不断线，既是对战士个人成长负责，更是对连队建设长远发展负责。



近日，第79集团军某旅某连利用训练间隙组织小比武娱乐活动，放松官兵心情，激发训练热情。图为战友之间比拼掰手腕。

都业丰摄

薪火不熄照征程

——推荐陆军工程大学“红色薪火”强军故事宣讲团成员张义心的发言

读者推荐

近日，北京市门头沟区举办2024年“国防教育进校园”活动，邀请陆军工程大学“红色薪火”强军故事宣讲团成员进行宣讲，在学生心中种下热爱国防、建设国防的种子。经本人同意，推荐宣讲团成员张义心的发言稿，通过聆听她的讲述，走进高原军人用忠诚和奉献浇筑的精神高地。

（李金星、本报特约记者肖力铭推荐）

我是一名来自陆军工程大学的学员。军龄只有3年的我，还没有什么精彩的军旅经历能站在台上和大家分享。在这里，我想讲讲父辈和他们的战友戍守边防的故事。

50多年前，国家号召年轻人到新疆、西藏等艰苦边远地区建功立业，一名16岁的热血青年，参军入伍走进西藏。这个年轻人，就是我的爷爷。他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祖国西陲的边防线，一走就是10年。我的父亲，就出生在边疆，从小的耳濡目染，让他在跟爷爷相近的

年纪，也穿上了军装，并自愿到艰苦的新疆工作，如今已有32个年头。

我在新疆喀什长大，年幼时与父亲聚少离多，印象中几个月才匆匆见一次。我常问母亲，“为什么爸爸总是不在家”“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能陪在身边”。然而，在渐渐长大的过程中，看到父亲每次风尘仆仆回家时兴奋中夹杂着疲惫，听到他口中有时又艰险的戍边故事，我慢慢有些理解他。后来，我有幸多次随父亲走上高原，真切感受到边防军人在恶劣自然环境下“立身为一碑”的赤诚和担当，也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会将对那片土地如此眷恋。

2019年春节，我随父亲前往神仙湾哨所慰问。那时，上高中的我以为神仙湾“地如其名”，是一个银装素裹的“人间仙境”。直到上到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所，我才看到真实的“神仙湾”是什么样。

那里，是名副其实的风雪高原、寂静之地。标志性的哨楼，在白云与白雪的缝隙间隐约可见。

从哨所登上哨楼，要爬108级台阶，看似不难，我的心跳却越来越快，喘不上气，双腿使不上劲。

“这么艰苦的地方，什么样的战士才

能守在这里？”我想起出行前父亲讲过的神仙湾哨所的故事，一顶棉帐篷、一口架在石头上的铁锅，就是官兵建哨初期的“家当”；想起父亲口中一位老首长上哨后的万千感慨：“雪涌边关路，巡逻马不前。试问名利客，几人能戍边。”

“丫头，我们到了。”突然，父亲对我说。抬头仰望，漫天风雪中，神仙湾哨楼静静伫立，哨兵的身影，像大树一样挺拔。

爬上哨楼，极目远眺，远处山腰云遮雾罩，倒真称得上“神仙湾”之名。在我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惊叹时，父亲与哨兵们亲切握手，嘘寒问暖。我看到其中一名哨兵的手，不禁愣住了。那是一双冻得发紫的手，长满冻疮。我抬头一看，哨兵紫黑色的嘴唇布满血痂，很难想象防寒面罩下他的脸庞是什么样，但他的眼中闪烁着光芒，用眼角绽放的笑意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离开时，父亲向他们敬了一个军礼，我也情不自禁地举起右手，跟着父亲向他们敬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。自此，雪野中钢铁般的哨楼，从荧幕、照片中的画面，变成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牵挂。

2021年夏天，我在高考志愿上写下军校，像爷爷和父亲那样，穿上了军